

从爱欲到离欲：论印度《苏尔诗海》艳情诗中的宗教哲思

On the Liberation and Renunciation of Eros in *Sūrasāgara's* Erotic Poetry

王 靖 (Wang Jing)

内容摘要：“爱欲”与“离欲”是印度黑天派文学经典《苏尔诗海》艳情诗所体现的两大主题，但究其根本，“离欲”才是黑天信仰者的最终目的。《苏尔诗海》的艳情诗体现的是黑天信仰者由“爱欲”到“离欲”的过程。从“爱欲”到“离欲”是黑天信仰者获得“喜乐解脱”的必由之路。黑天信仰是实现人类天然欲求与充满压抑的社会现实和谐共存的“乌托邦”，是对印度世俗居家之士的“心灵补偿”。

关键词：苏尔达斯；《苏尔诗海》；艳情诗；黑天信仰；爱欲

作者简介：王靖，文学博士，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讲师，主要从事印度语言文学和中世纪印度虔诚诗歌研究。

Title: On the Liberation and Renunciation of Eros in *Sūrasāgara's* Erotic Poetry

Abstract: Eros, or liberation of desire, has been long held as the major theme in *Sūrasāgara's* erotic poems. But after careful investigation, we will discover that the renunciation of desire is the ultimate goal of Kṛṣṇa's believers. The erotic poetry of *Sūrasāgara* embodies the thinking process of Kṛṣṇa's believers from eros liberation to renunciation of desire. Such a process is the only way for Kṛṣṇa's believers to obtain their blissful completion. Śri Kṛṣṇa belief or Bhakti is a Utopia where the natural desires of human beings and the cruel and repressive reality of society can be compatible. It is also a psychological compensation for secular men.

Key words: Suradasa; *Sūrasāgara*; Erotic Poetry; Kṛṣṇa Belief; Eros

Author: Wang Jing, Ph.D. in Literature, is Lecture at the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Peking University (Beijing, 100871 China). Her major academic interests are Indian literature and Bhakti poetry in medieval India (Email: wangjingpku@pku.edu.cn).

马克思曾说，一个淫乐世界和一个悲苦世界这样奇怪地结合在一起的现象，在印度宗教的古老传统里早就显示出来了，印度的宗教“既是纵欲享乐

的宗教，又是自我折磨的禁欲主义的宗教”（马克思 62-63）。纵欲与禁欲、淫乐与离欲原本是两个极端，为什么两者会在古老的印度宗教里奇怪地结合在一起？本文试图以苏尔达斯的颂神诗集《苏尔诗海》中的艳情诗为例对此加以阐释，以期从一个侧面对这种现象进行认知。

苏尔达斯，印度中世纪宗教诗人，是“印度教有形派虔诚文学中最有成就和最有影响的黑天派诗人代表”（姜景奎 173），“在整个印度文学史上都占有重要地位，他以虔诚诗人著称”（刘安武 84）。在皈依黑天派之前，苏尔达斯就已经是当地远近闻名的的宗教圣人歌者，但其唱颂的内容却与黑天本事关系不大。在皈依黑天派并受到宗教领袖瓦拉帕大师的开示之后，苏尔达斯以《薄伽梵往世书》为蓝本创作了《苏尔诗海》这部以“欢喜”与“福乐”为主旨和基调的颂神诗集。

苏尔达斯在《苏尔诗海》中主要通过描写毗湿奴大神凡间化身黑天的种种本事和功行，既淋漓尽致地表达了对大神黑天的虔诚与信爱，又行之有效地宣扬了黑天信仰的福乐与果报。其中，展现黑天与罗陀及牧女们欢爱和离别的艳情诗占据了整部诗集近三分之二的篇幅。为什么一个虔诚的宗教诗人会在颂神诗集中如此热衷于艳情的描写呢？“艳情”与“宗教”是如何通过“虔诚”的情感而融合在一起呢？这些问题的答案可在《苏尔诗海》艳情诗所蕴含的“爱欲”与“离欲”两者的关系中窥其一二。

一、会合艳情诗中“爱欲”的特征

《苏尔诗海》的会合艳情诗描述的是牧女与黑天相会和欢爱的情状。其中，黑天与牧女相会时的亲密举动被细细描绘，突出表现的是牧女与黑天相会时产生的身体欢愉，通过相视、抚触和爱语会产生甜蜜快感，这种外在的快感正是人类“世俗爱欲”的直接表现。然而，作为宗教颂神诗，这类“艳情化”诗并非旨在表达人类的爱欲，而是有其深刻的宗教哲学特征，即通过展现黑天与女子欢爱的艳情诗将人的世俗爱欲转化为对黑天的信爱。其具体过程是通过唱诵或听闻关于黑天的艳情诗歌，产生外在身体的愉悦与快感，体会到与黑天大神纵欲合一的至喜欢愉，将所有感官喜悦全部集中于黑天，对黑天产生狂热与迷醉，达到全身心奉爱的忘我之境，从而将世俗爱欲完全集中于黑天，以摆脱世俗伦理与欲望的束缚。

从描述的内容来看，这类诗不同于《圣经》中的宗教爱情诗，因为其中充满了淋漓尽致的“爱欲”色彩，与其说是情感的流露，不如说是外在身体的快感。“周身打量黑子喜，笑将慧女抱入怀。相拥牙齿咬嘴唇，手抓下巴托抬起。鼻鼻相对紧紧贴，目目互碰轻接触。此间情女望胸前，彼时犹豫挣脱开”（苏尔达斯 634）。从表面上看，这种情爱的描写不仅远离了宗教的“圣洁性”和社会道德的“纯洁性”，而且将世俗的男欢女爱尽其所能地“艳情化”了。

印度宗教哲学中，“爱欲”不仅被认为是人类本能，而且具有浓厚的宗教意味。在印度古典文学传统中，所谓艳情，梵文是 *śṛṅgāra*，即指情爱欲，这种艳情与人类本能的性欲和爱欲密不可分。与这种艳情对应的爱，梵文是 *rati*，意思是“爱恋、迷醉，淫乐、快感，交媾，爱情”。艳情在印度文论中，尤其是印度中世纪之后的味论（美学）范畴中带有浓厚的宗教虔诚信仰，多用于描绘大神黑天与牧女的爱，其中体现的就是虔诚艳情味。（黄宝生 72-73）美国学者霍利评论曰：“苏尔达斯所描绘出的诃利（黑天）之风流，实际上反映了他内心（对于黑天）的虔诚之爱”（Hawley 225）。

《苏尔诗海》的艳情诗所体现的“爱欲”（*rati*），不同于简单的“性欲”。¹ 黑天与牧女和罗陀之间的爱主要体现的就是人类的情欲本能，这是人类的本能欲求，具体表现为强烈的情爱欲。在一首描写黑天与罗陀在林间幽会的诗中有云：“亲手纱丽装饰身，言说此乃一心愿。女子羞涩面露笑，朝向别处一直瞧。双双精通情爱艺，三界之中无人及。”（苏尔达斯 667-668）诗中的“情爱艺”，原文是 *koka-kalā*（*Vājapeyī* 1067），意思是性学，性爱的艺术。但由此并不能简单地得出结论说《苏尔诗海》艳情诗中的爱欲即是性欲。因为性欲更多地指向人的动物性本能，而《苏尔诗海》则是将人的欲望以“艳情化”、“狂欢化”的方式引向“黑天大神的境界”。实际上，《苏尔诗海》中艳情诗的大部分内容都在描绘黑天与牧女们的嬉戏与舞蹈，强调的是黑天与女子之间的欢爱之情，而非性欲的满足或宣泄。

黑天在印度文化中被看作是完美的爱神，他不同于印度神话中的欲神（*Kāmadeva*）。“欲神”在国内不少有关印度神话的著述中经常被译作“爱神”，事实上，*Kāmadeva* 的主要工作是催发男女的肉体情欲，与具有社会属性和精神需求的“爱情”关系不大，所以，他被译作“欲神”或“欲天”更为恰当。与“欲神”不同，黑天是完美的爱神，凌驾于“欲神”之上，他不仅具有完美的性爱技艺，而且他更能满足女子们的精神欢愉。

在一首有关黑天于怡人月夜同女子们翩翩起舞的艳情诗中，黑天施展神通，显现出无数分身，陪伴在每个牧女身边。他们载歌载舞，共舞情味。情态各异的众女子都沉醉在风流之主黑天的美妙游戏之中。诗人禁不住赞叹，“何述共伴莫亨状”（苏尔达斯 331），此句中“莫亨”的原文是 *mohana*（*Vājapeyī* 621），本义是“迷人的、令人神往的，有吸引力、有魅力的人”，后被用作黑天的名号，指黑天的俊美与迷人，黑天对信徒的无比吸引力。正是因为“莫亨”的陪伴与嬉戏，众女已然沉浸于黑天的魅力之中，满足了自身的情欲需求，“情欲已然迷妙女”（苏尔达斯 331），此句中“情欲”的原文是 *kāma*（*Vājapeyī* 621），这正说明了女子在黑天这里得到和满足的爱欲并非只是肉体的欲求，更是精神上的欢喜和愉悦，或者说这是精神对肉体的回归

1 此处所指“性欲”，原文 *kāma*，作名词时指的是人的情欲、性欲和人的欲望。参见 Śrī Nandadulāre *Vājapeyī*, *Sūrasāgara* (Vārāṅsī: Nāgarīpracariṇī Sabhā, 1964) 621.

与升华，是全身心投入的“奉爱”，是“自我”身、心、灵的完全奉献与牺牲。正是这种虔诚奉爱的感召与驱动，使牧女们对黑天充满了狂热与迷醉，通过与黑天大神的合一，从而达到了忘我的境界。

会合艳情诗表达的主要是对神灵的毫无保留的奉献精神，在黑天的恩泽以及与黑天的合一之中，使“自我”融入无尽的欢喜与福乐之中。“自彼日起心深陷，欲拔不出黑蜂啊”（苏尔达斯 956），牧女对“俊美身”黑天迷恋不已，因为牧女的“自我”在与黑天的“神我”接近合一中得到了忘我的“至喜”与“福乐”。这种欢喜与福乐是人类“爱欲”的毫无压抑的自由表达。

“爱欲”是人类社会历久弥新的话题，但对这种话题的探讨，长久以来，人们多侧重于“爱”而有意回避了“欲”。弗洛伊德认识到这个问题，将“爱”的问题与“欲”结合起来，从“欲”的角度对人及人类文明进行了较为深入的探讨。在弗洛伊德看来，“欲”是 *eros*，¹ 指人的性本能，人类本能的欲求及后天的行为都源自于这种被社会文明所压抑的“爱欲”本能。弗洛伊德认为，“文明以持久地征服人的本能为基础”，“人的本能需要的自由满足与文明社会是相抵触的，因为进步的先决条件是克制和延迟这种满足”（马尔库塞 1），人类个体的本能性欲与人类社会的文明和文化的发展是相抵触的，在漫长又残酷的历史进程中，这种人类个体的本能性欲慢慢受到社会文化的“驯化”，而转化为“爱欲”，进而而在社会文明中升华为“爱情”。在社会文明中，“性欲因爱而获得了尊严”（马尔库塞 131）。社会文明对于“力比多”² 进行了改造，把它从限于生殖器至上的性欲改造成对整个人格的爱欲化。这是力比多的扩展，这种扩展是将个人欲求扩大至私人关系和社会关系的领域，这种对个体本能性欲的社会化扩展，即由性欲扩展至爱，沟通了由社会文明的压抑而造成的个体本能欲求与社会文明及文化进步之间的鸿沟。在这种“社会化的扩展机构”中，被改造过的“力比多”得到了自由地发展，“性欲”本能得到了自我升华。

在《苏尔诗海》的艳情诗中，苏尔达斯实际上早已接触到“爱欲与文明”的问题。黑天信仰正是这样一个“社会化扩展机构”，人类原始的本能性欲在其中得到了升华，信仰者的性欲本能转化为对黑天的虔诚与“信爱”。尽管《苏尔诗海》中“爱欲”的概念与西方精神心理学的认知有某些契合之处，都偏重于人类的天性本能，但苏尔达斯对爱欲的展现及其对爱欲与文明问题的接触是在宗教帷幕的掩饰下进行的，这与弗洛伊德、马尔库塞从社会、文明的角度所做出的探讨有所不同；不过，即便如此，《苏尔诗海》中的艳情

1 See Herbert Marcuse, *Eros And Civilization: A Philosophical Inquiry into Freud* (Boston: Beacon Press, 1974) 1.

2 力比多, *libido*, 由弗洛伊德提出的泛指“性力”的概念术语, 是一种人类原始的力量, 是一种本能, 是人类精神和心理现象的驱动力, 是被压抑的性的欲望, 同时泛指一切身体器官的快感。

诗依然对人们的心灵和社会产生了极大的振荡与冲击，它冲破了世俗道德和伦理束缚，即使在今天看来，其中所表现出的价值观念依然让人感觉不可思议。

黑天信仰者在唱诵和听闻《苏尔诗海》艳情诗的过程中，会认为自己犹如牧女，或者说自己就是牧女，他们在对黑天的信仰和“奉爱”中得到了如同牧女一般的欢喜与福乐，这种欢喜正是对人类爱欲需求的满足。黑天信仰者将自身的爱欲需求转化到黑天那里，在他们心目中，黑天是充满情味的完美的惟一至高存在。对黑天的全身心奉爱，对黑天的“纵欲”，正是信仰者“离欲”的初步经验：人们抛弃了自我，抛弃了世俗的爱欲；信徒全身心奉献黑天之后，便会忘记世俗的家庭、社会，对之感到厌恶甚至是舍弃，排斥、抗拒各类世俗伦理和道德观念，摆脱身心上的任何束缚：“仿若河流奔入海，那般疾跑向黑子。父母严厉行恫吓，畏惧羞愧丝毫无。……沉浸诃利情爱中，不再遵守世俗礼”（苏尔达斯 400）。牧女舍弃世俗道德、礼义廉耻及家庭关系，不畏家族亲人的威胁和恫吓，不顾忌世俗社会之羞耻道德，决然离家出走，找寻黑天。与黑天相会，获得黑天的情爱是她们惟一的欲望与目的。她们与黑天就如“石灰姜黄着颜色”一般（苏尔达斯 400），姜黄和石灰混合后会变成红色，一方面是说两者已发生化学反应，合二为一，不能分离；另一方面是说两者在一起会产生激情与喜悦，红色代表着极致欢喜与至高福乐，牧女们可以为此不顾一切。抛弃世俗关系与俗世欲求是狂热的信仰者对黑天“奉爱”的最为强烈的表达方式。

黑天信仰者正是通过唱颂和听闻黑天艳情故事，在牧女与黑天的情爱本事中寄托了自身的爱欲需求，通过对黑天的狂热“奉爱”疏散了自身的爱欲。在黑天信仰这个“社会化扩展机构”中，信徒的天然性欲需求转化为对黑天的爱欲，信徒在对黑天的爱欲抒发中获得了精神上的极致欢喜与至高福乐，这种能够获得欢喜与福乐的对神的爱欲使得信徒的本能爱欲出离了社会和家庭关系的世俗之欲。对黑天信徒来说，口诵、耳闻有关牧女与黑天的艳情诗是必要的修行，这是他们最终达到“离欲”和获得“解脱”的必由之路。

二、分离艳情诗中“离欲”的信仰追求

《苏尔诗海》艳情诗展现黑天与牧女之间的爱欲，依据牧女不同的情感状态，可以将这些艳情诗分为会合艳情诗和分离艳情诗。会合艳情诗中，牧女与黑天的欢爱所激发出的外在快感是人类“爱欲”的直接表现；分离艳情诗中，牧女与黑天分离而产生的相思苦痛所激发出的内在心绪是人类“离欲”的必要条件。但究其根本，“离欲”才是黑天信仰者的最终目的。信徒要到达“离欲”状态并不能一蹴而就，需要经历和体会与黑天离别后的十种痛苦状态，逐渐认识到引发痛苦的源头乃是自身欲望，进而主动净化对黑天的爱欲，使

之升华为对黑天的信爱，超越世俗，超越“摩耶”¹。

《苏尔诗海》的分离艳情诗，通过与黑天的分离进一步表达了“离欲”式的“信爱”。与黑天在一起的纵欲使牧女脱离了世俗的爱欲和家庭，而与黑天分离则使牧女们更深一步地体味了“离欲”的痛苦以及从这种痛苦中所生发的“信爱”，这依然是一种艳情，是对“世俗爱欲”的进一步弃绝，是对黑天“爱欲”的进一步净化。通过分离艳情诗，信徒可以体会到与牧女一般的相思离别之苦，正是这种离别之苦的经验，纯净和升华了信徒对黑天的爱欲，通过体验这种离别之苦，黑天信仰者的“爱欲”进一步升华为对黑天的纯粹的“信爱”。这种对黑天的信爱，主要是精神层面的，是需要克服世俗摩耶的迷惑与束缚而达到对黑天的纯净的奉爱。通过这种对黑天的纯粹的精神“信爱”，黑天信仰者达到了真正的内在“离欲”状态。

印度古代哲学早已将“离欲”分为外在和内在两种。《金七十论》卷1中记载，数论派创始人迦毗罗仙人(Kāpila)论离欲有两种，外离欲和内离欲：“外者，于诸财物，已见三时苦恼……因此见故，离欲出家，如是离欲未得解脱……内离欲者……先得内智，次得离欲，因此离欲，故得解脱”（自在黑 1251a）。由此可见，“外离欲”是舍弃身外之物，了断俗情，戒杀害，不被诸外相挂碍，这种“避世的出离”并不能得到真解脱；只有达到身体与精神层面的出离，才能真得解脱，而要达到最终的解脱，“内智”的获得是必要条件。先获得“内智”，之后才能达到身体与精神层面的“内在离欲”，并进一步得“解脱”。这个“内智”，在黑天派看来，只有通过念诵、听闻、唱颂和冥思黑天才能获得。这种“内智”充分表达了对黑天的虔诚与信爱，通过对黑天的纯净信爱，信徒即能达到“内离欲”，并最终获得解脱。

黑天支派的“离欲”，并非是强调身体的厌世弃俗，而是强调在精神层面超脱世俗的迷惑与束缚，即精神层面的“离欲”，在精神上升华对黑天的至高虔爱。信徒无论是出家还是居家，只要身心奉献黑天，在精神上皈依黑天，冥想念诵黑天，就能够时刻与黑天在一起，并得到黑天的庇佑与恩泽。信徒通过“离别之苦”将自身的“世俗之爱”升华至对大神黑天的纯净的“信爱”，这“信爱”虽依托于“世俗之爱”，但却是超越“世俗之爱”的“神之爱”。世俗人类之爱是期望得到报答的爱，而黑天信徒对大神黑天的奉爱是不期望得到报答的爱，没有任何附加的世俗关系，只是纯粹地虔诚奉爱黑天，而不祈求任何回报，不祈求任何事物，全身心地冥思黑天，赞颂黑天，自会得到黑天的庇佑和恩泽，获得欢喜和福乐。牧女通过经历与黑天离别之苦的洗礼，最终她们会将

1 摩耶，māyā，“幻力”，亦被称作“瑜伽摩耶”，Yogamāyā，“瑜伽幻力”，一种奇妙的变化力量。黑天派认为，瑜伽摩耶是大神黑天的原质的创造力，黑天通过瑜伽幻力创造了世界万物，而黑天的自我隐藏在瑜伽幻力中，不生不变。参见毗耶娑：《薄伽梵歌》，黄宝生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年）77。

的爱欲之情升华至对大神黑天的虔爱之情，从内在精神的层面达到对于世俗关系与世俗爱欲的出离，纯净对黑天的情感。

黑天由于使命需要，离开沃林达林，前往马图拉城，与罗陀和牧女们相分离，牧女们对黑天产生极度思恋，这种相思之爱引发了极大的痛苦，这些描述牧女们离别之苦的诗构成了《苏尔诗海》分离艳情诗的主体内容。苏尔达斯通过大量的喻体描写，表达了主体的焦灼和忧虑，展现了饱受相思之苦的牧女所经历的十种状态，分别是渴望、忧虑、回忆、赞美、烦恼、悲叹、疯癫、生病、痴呆和死亡。这些状态突出的重点即是痛苦，由爱欲和渴望而引发的痛苦。“望眼欲穿泪盈盈，胸前衣裳尽湿透。仿若鱼儿与鹧鸪，无水焦灼渴不消。心神不安惶恐极，勿忘我等苦别女。双目候望马图拉，凝神注视眼不眨。无有诃利在此地，饮鸩自尽伯勒杰”（苏尔达斯 1079）。牧女与黑天分离后处于焦灼痛苦之中。苏尔达斯将与黑天离别的牧女比作离开水的鱼儿和渴望天空雨水的鹧鸪，将牧女思恋黑天的情状比作鱼儿与鹧鸪渴望水滴。苏尔达斯意在呈现牧女们渴望的情态。黑天信仰者通过品读此首诗，能够直接感受到牧女与黑天离别的痛苦，这种痛苦的常情爱能够激发出他们内心的潜在印象。再如表现罗陀与黑天离别后处于痴呆、几近死亡的艳情诗：“蓬头垢面牛光女，胸衣浸湿诃利汗，贪恋情爱不浣纱。垂首不向别处顾，仿若输钱赌徒乏。面容枯槁发凌乱，宛如莲花遭霜打。闻诃利信即昏死，离女本苦蜂又蛰”（苏尔达斯 1089）。通过罗陀的痛苦之情，听者能够体会出罗陀这位牧女的忧伤之苦，从而品尝到分离艳情味，这种味之审美的获得会进一步引发听者内心之中相同的痛苦经验，使听者对罗陀的相思苦痛感同身受。

《苏尔诗海》的分离艳情诗通过本体与喻体之间的巧妙转换和运用，栩栩如生地刻画了牧女身受离别相思煎熬的苦痛，这能够激发出黑天信徒的情感共鸣和内心体验。黑天信仰者通过唱诵和闻听这些分离艳情诗，能够体会到与神主黑天的分离而引发的痛苦，这种痛苦源于自身的爱欲和渴望。黑天信徒与神主黑天的分离是客观现实，因为就身体而言，神主黑天不可能出现在信众肉身旁边，这种离别的痛苦是信徒必经的状态。在黑天支派看来，这种离别的苦痛也是神主黑天对于信众的考验，因为只有遭受离别苦痛的煎熬，信徒内心之中对黑天的爱欲才会升华至对黑天的纯净的信爱，艳情诗中由世俗爱欲引发的奉爱才会转变为圣洁的虔爱。

在《苏尔诗海》中，黑天在劝诫伯勒杰的子民之时，要他们“撕掉虚伪之纸张”（苏尔达斯 709-710），指的是超越世俗关系中的爱人关系，母子关系等，超越摩耶对于世人的束缚与迷惑，超越世俗关系中的聚散离别，将这些世俗关系升华为对于大神黑天的虔爱，要时刻牢记与黑天在一起的福乐欢喜，心念黑天。这即是黑天信仰者的“离欲”状态。

三、从爱欲到离欲的“喜乐解脱”

黑天派认为，信徒只有经过从“爱欲”到“离欲”过程的洗礼，才会最终获得“喜乐解脱”。黑天派的解脱观与印度传统的吠檀多哲学所宣扬的无忧无虑的“解脱”不同，黑天信仰者对于黑天的“信爱”与追求即是人类“内在精神”对于“欢喜与福乐”的追求。这种追求是基于对现象世界和世俗生活真实存在的肯定之上的。面对充满种种不如意的世俗生活，黑天信仰者追求的，并非是离俗避世与瑜伽苦行的“无身解脱”，而是“身在世俗，心在黑天”的这种内在精神的解脱——无论在何世，今世或来世，无论在何界，天国还是人间，只要与黑天在一起，就能尽享福乐。

合一与分离、纵欲与离欲，在《苏尔诗海》中是如此奇怪地结合在一起，从世俗、道德、伦理的角度，我们会觉得从纵欲的角度来表现离欲的情感，令人费解，甚至会给人一种畸形的感觉，但在黑天虔诚文学中，任何超常的现象，只要是基于对黑天的虔诚与“奉爱”，便不是什么反常，因为世界的存在与人的灵魂的奥秘，本来就是不可思议的，任何的知识、价值、意义都是不确定的。因此，在《薄伽梵歌》中，黑天教导人们：“你的职责就是行动，永远不要考虑结果；不要为结果而行动，也不固执地不行动。……对于成败，一视同仁……瑜伽就是一视同仁。……具备这种智慧的人，摆脱善行和恶行……摒弃行动的结果，摆脱再生的束缚，达到无病的境界”（毗耶娑 25-26）。这里所谓的“一视同仁”，指的是好坏、善恶、美丑、崇高与低下等等，并没有本质的差别，只要虔诚地向神，一切都没有差别。古代印度文化认为人生与世界充满了痛苦，这种痛苦的主要根源便在于欲望。因此，无论是印度教、佛教、耆那教都曾主张苦行和禁欲，但随着印度宗教文化的发展，禁欲又与纵欲结合在了一起，不过这种纵欲本质上并不是性欲的放纵，而是将宗教情感从思想和心灵的追求上回归于人们日常生活的感受之中，尤其注重对于身体即人的欲望的探究，密教的兴盛便是如此。

《苏尔诗海》的创作，某种程度上有可能受到了原始密教的影响，其艳情诗的纵欲与禁欲奇特的结合，并不是一种独立的现象。但同时它并不像密教那样致力于对性爱秘密的探究，这些艳情诗，从形式上看是描写世俗男女之间的爱情，但究其内涵，会发现其中体现了根植于民间的黑天信仰者对于“离欲”“解脱”的认识，其强调的是对黑天的奉爱和虔信。无论是与黑天的合一还是分离，无论是纵欲还是离欲，表达的都是对黑天的毫无保留的虔诚与“信爱”，惟有如此，方能得到黑天大神的恩泽。

《苏尔诗海》艳情诗中所描述的牧女与完美情人黑天的关系在宗教信仰层面上说，即是指虔诚信徒与大神黑天的关系，这种充满宗教色彩的艳情文化传统与印度中世纪的帕克蒂运动（Bhakti Movement，亦译作“虔诚运动”）亦具有直接关联。该运动主要强调对至高大神的奉爱，这种“奉爱”的信仰

把大神看作是阳性的存在，而把信徒看作是阴性的存在。因此，在以赞颂大神为主旨的印度中世纪宗教虔诚文学作品中，能够看到几乎所有的作者都以女性人称自居，以对大神毫无保留地奉献爱情为主题，赞颂大神，展现自己的虔诚。《苏尔诗海》艳情诗即是如此。作为“虔诚文学”的代表之一，它体现出的“爱欲”与“离欲”思想具有与印度其他宗教派别所不同的哲学内涵。

黑天派的这种认知与他们的群体身份有很大关系。以苏尔达斯所属的布什迪派（Puṣṭi Mārga Sampradāya）为例，该派的创始人和宗教领袖，开明有识的婆罗门瓦拉帕大师（Śrī Vallabhācārya）富于改革精神，反对正统吠檀多哲学所倡导的解脱之道，反对禁欲苦行，主张享受世俗欢乐，提倡享乐主义和幸福之道，因而创立了布什迪派，崇尚福乐之道，宣扬大神的恩泽之道（the Puṣṭi Mārga）。¹他认为崇拜神灵不是靠裸露身体和虐待体肤，“而是靠华丽的衣着和佳肴美餐；不是靠独身禁欲和克制情感，而是靠世俗的享乐和尽情的欢乐，”“一个人只要崇爱神，顺从神意，就可以得到神的恩泽和慈爱”（刘建等 321）。

黑天作为恩泽至上主，其信徒主要是印度社会的广大中下层民众，黑天信仰者反对“吠陀救世论”和“高贵的主知主义救世论”（韦伯 408）。与富有传统吠陀知识而独善其身的正统婆罗门阶层不同，与弃世出家的托钵僧和双重离欲（外离欲与内离欲）的瑜伽苦修者不同，他们既不具备吠陀传承的正统知识，又不能也不愿放弃世俗的家居生活。黑天信徒信爱有形至上者、情味之主黑天即能够得到黑天赐予的极致欢喜和至上福乐，这种单纯通过“信爱”而得到的“至喜”与“福乐”可以使信徒超越世俗关系，摆脱内在痛苦，此为“喜乐解脱”。

《苏尔诗海》的艳情诗体现的是黑天信仰者由“爱欲”到“离欲”的过程。在会合艳情诗中，信徒将人的世俗本能爱欲转化为对情味之主、完美爱人黑天的爱欲，通过对黑天的狂热信仰与迷醉爱恋，信徒具备了从内在精神层面出离世俗社会与家庭关系的条件；在分离艳情诗中，信徒通过体验与黑天分离的痛苦，意识到与大神黑天的现实距离，在这种离别苦痛中，对完美爱人黑天的爱欲进一步升华为对大神黑天的纯粹的精神奉爱，这种对黑天的纯净“信爱”成为黑天信徒获得“喜乐解脱”的惟一途径。

黑天信徒通过对有形黑天的热烈信爱和皈依，从而达到精神上的内在离欲，这种主张既满足了印度中下层民众达到精神解脱的迫切内在需求，又不妨碍他们正常的世俗生活，为他们在离欲的精神生活与世俗享乐的家居生活之间找到了平衡点。作为能够调和人类本能爱欲与社会文明之矛盾的“乌托邦”，有形黑天信仰更加受到印度广大中下层民众的欢迎和信赖。

1 See Edwin F. Bryant, John Stratton Hawley, "Introduction," *Sur's Ocean* (Massachusetts: Harvard UP, 2015) 9-12.

Works Cited

- Hawley, John Stratton. "Braj: Fishing In Sur's Ocean." *Krishna: A Sourcebook*. Ed. Bryant, Edwin F. New York: Oxford UP, 2007. 223-240.
- 黄宝生: 《印度古典诗学》。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0年。
[Huang Baosheng. *Indian Classical Poetics*. Beijing: Peking UP, 2000.]
- 姜景奎: “简论苏尔达斯”, 《北大南亚东南亚研究》1 (2013): 173—187。
[Jiang Jingkui. "A Brief Discussion On Surdas." *The Peking University South and South-East Asian Studies* 1(2013):173-187.]
- 自在黑: 《金七十论》第1卷, 真谛译。载《大正藏》第54册, 经号2137。
[Krishna, Ishvara. *Golden Seventy Verses*. Vol. 1. Trans. Zhen Di. T54, No.2137.]
- 刘安武: 《印度印地语文学史》。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7年。
[Liu Anwu. *The History of Hindi Literature In India*. Beijing: People's Literature Publishing House, 1987.]
- 刘建, 朱明忠, 葛维钧: 《印度文明》。福州: 福建教育出版社, 2008年。
[Liu Jian and Zhu Mingzhong and Ge Weijun. *Indian Civilization*. Fuzhou: Fujian Education Press, 2008.]
- 马尔库塞: 《爱欲与文明》, 黄勇等译。上海: 上海译文出版社, 2008年。
[Marcuse, Herbert. *Eros And Civilization: A Philosophical Inquiry into Freud*. Trans. Huang Yong. Shanghai: Shanghai Translation Publishing House, 1974.]
- 马克思, 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 中央编译局译。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72年。
[Marx, Karl and Engels, Friedrich. *Karl Marx and Frederick Engels: Collected Works*. Vol.2. Trans. the Central Compilation and Translation Bureau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Beijing: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1972.]
- 苏尔达斯: 《苏尔诗海》, 姜景奎、王靖等译。北京: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2016年。
[Surdas. *Sur's Ocean*. Trans. Jiang Jingkui & Wang Jing. Beijing: Encyclopedia of China Publishing House, 2016.]
- Vājapeyī. *Sūrasāgara*. Vārāṅsī: Nāgarīpracariṇī Sabhā, 1964.
[Vajapeyi, Nandadulare. *Sur's Ocean*. Varanasi: Nagari Pracharini Sabha, 1964.]
- 毗耶娑: 《薄伽梵歌》, 黄宝生译。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10年。
[Vyasa. *Bhagavad Gita*. Trans. Huang Baosheng. Beijing: The Commercial Press, 2010.]
- 韦伯: 《印度的宗教: 印度教与佛教》, 康乐等译。桂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0年。
[Weber, Max. *Hinduism and Buddhism*. Trans. Kang Le & Jian Huimei. Guilin: Guang Xi Normal UP, 2010.]

责任编辑: 柏 灵